宋史/卷40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〇八 ◄

宋史
卷四百〇九　列傳第一百六十八

► 卷四百一十

高定子

高定子，字瞻叔，利州路提點刑獄兼知沔州稼之弟也。嘉泰二年舉進士，授鄠縣主簿。吳曦畔，乞解官養母。曦誅，攝府事，宇文公紹以忠孝兩全薦之，調中江縣丞。父就養得疾，定子衣不解帶者六旬。居喪，哀毀骨立。服除，成都府路諸司辟丹棱令，尋以同產弟魏了翁守眉，改監資州酒務。丁母憂，服除，差知夾江縣。

前是，酒酤貸秫於商人，定子給錢以糴，且寬榷酤，民以為便。麻菽舊有征，定子悉弛之。會水潦洊饑，貧民競訴無所於糴，定子曰：「汝毋憂，汝第持錢往常所糴家以俟。」乃發縣廩給諸富家，俾以時價糶，至秋而償，須臾米溢於市。鄰邑有爭田十餘年不決，部使者以屬定子，定子察知偽為質劑，其人不伏。定子曰：「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，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邪？」兩造遂決。四川總領所辟主管文字，同幕有以趣辦為能迫促諸郡者，定子白使者斥去之。總領所治利州，倚酒榷以佐軍用，吏姦盤錯，定子躬自究詰，酒政遂平。後來者復欲增課，定子曰：「前以吏蠹，亦既革之，今又求益，是再榷也。」乃止。

制置使鄭損彊愎自用，誤謂總領所擅十一州小會子之利，奏請廢之，令下，民疑而罷市。定子力爭，謂：「小會子實以代錢，百姓貿易，賴是以權川引，罷則關、隴之民交病，況又隆興間得旨為之，非擅也。」乃得存其半。損又欲增總領所鹽課，取舊貸軍費，定子辨其顛末，損乃釋然曰：「二司相關處，公每明白洞達言之，使人爽然自失。」尋差

知長寧軍。長寧地接夷獠，公家百需皆仰淯井鹽利，來者往往因以自封殖，制置司又榷入其半。定子至，爭於制置使，得蠲重賦。

差知綿州。大元兵穿鳳州塞，破武休，下興元，小校張鉞以其徒潰入文州，殺守臣楊必復，將自龍趨綿，以闖成都。安撫使黃伯固聞之，亟奏定子兼參議官，措置文、龍備禦。定子乃部分諸軍扼清塘嶺，鉞就擒。已而劍南大震，定子語僚吏曰：「諸君去留不敢拘，若某則守城郭封疆之臣，有死而已。」戒群胥曰：「潰軍流民不過欲得錢糧爾，吾將盡發吾州之藏與截諸司之綱，為朝廷扞蔽全蜀。我去，聽汝等殺我；汝等逃，吾斫汝頭矣。」乃下令招潰卒，人給緡錢五十、米一石，命都監陳訓專任接納。訓忽奔告曰：「諸軍雖受招，不肯釋甲，奈何？」定子乃令帳下卒衷甲於兩廡以俟，戒毋輕動。俄而諸軍盛陳兵以至，吏士皆股栗，定子坐堂上，傳令勞苦之，諸軍皆拜。定子開諭以理，使還本部，以俟給犒。諸將聞之，亦來上謁，定子復慰安之。因問：「汝等何為至此？」皆曰：「制置使未知存亡，諸軍無主。」定子曰：「大帥不過暫移治爾，已遣人訪所在，苟終不獲，我當為汝曹主張。且諸軍至此以無糧故，吾州當任供億。」又曰：「敵將復會於此，盍避之？」定子曰：「我文官也，不畏死，汝將軍也，世世衣食縣官，乃欲避敵乎？我是守臣，死則死於此爾。有欲殺太守者，一槍足矣，軍器安用多為？今諸軍大集，萬一敵至，能戮力出戰，是汝曹立功報國之機也，不猶愈於深入內郡為罪滋大乎？」眾悅而去。乃遣吏給犒如令，辟寺觀祠宇以舍之。

亡幾何，敗將和彥威、陳邦佐、曹旔、張涓、姚承祖等皆集於彰明，剽掠尤甚。彥威遣邦佐入州，大言駭眾，謂定子曰：「知府何不去？和太尉兼兩戎司，威權甚重，麾下兵且二萬餘，欲來駐此，今至矣。」定子謂曰：「本州素非備禦之地，大將以兵入，欲何為者？第來，吾固有以相待。」邦佐色沮，乃曰：「已遣幕府來議。」至則一遊士爾，繆為恭敬，要索甚大。定子答曰：「軍將入吾境，當受吾節制，惟各守紀律，則給以錢糧。若敵至，為國一死，作忠臣孝子，愈於病五日不汗死也。」幕府莫能對，出彥威符移，有云：「大府招戢散軍，人給錢米若干，今所部不下二萬人，願如數得之。」定子報曰：「本州已下此令，何敢食言；但所給者乃潰軍就招免罪之人，都統所部非潰也，若以此例相給，其肯受乎？」彥威得檄甚慙，乃乞別給錢糧以饟軍，定子即捐四十萬緡與之，仍趣其還戍。蓋定子身任兩司之責，極其勞勩，以收捕張鉞功，進三官，以防遏招收潰兵功，又進一官，進直寶章閣，再任。

頃之，召入奏事，吏民追送，莫不流涕；鄰郡聞定子至，焚香夾道，舉手加額曰：「微公，吾屬塗炭久矣。」定子之未去郡也，伯兄稼以權利路提刑上印而歸，了翁亦至自靖

州，過定子於綿，定子為築棣萼堂，飲酒賦詩為樂，一時以為美談。入對，極言時弊。時史彌遠執國柄久，故有曰：「陛下優禮元勳，俾得以弛繁機而養靜壽，朝廷得以新百度而革因循，不亦善乎？」既對，人為定子危之，定子曰：「乖逢得喪，是有命焉，吾得盡言，乃報君職分也。」越兩月，乃遷刑部郎中。彌遠沒，言之者紛然，識者謂定子先事有言，視諸人為難。

尋以直寶謨閣、江南東路轉運判官。陛辭，帝曰：「淮師巡邊，卿知之乎？輔車之勢，漕運為急，卿是行宜斟酌緩急，以相通融。」定子因上疏論邊事甚周悉，帝嘉納焉。逾年，召入奏事。會稼死事於沔州，上疏引疾，乞歸田里，不許。尋遷軍器監，又遷太府少卿，升計度轉運副使。有事於明堂，天大雷雨，詔求言，定子反覆論敬懼災異之意。復召入，遷司農卿兼玉牒所檢討官。

入對，言：「內治不修，外懼不謹，近親有預政之漸，近習有弄權之漸，小人有復用之漸，國柄有陵夷之漸，士氣有委靡之漸，主勢有孤立之漸，宗社有阽危之漸。天變日多，地形日蹙。昔有危脈，今有危形；昔有亡理，今有亡證。」又請明詔沿流帥守將吏，思出奇乘險，求為水陸可進之策。

升兼樞密都承旨，又遷太常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。累言邊事，遷起居舍人，尋兼中書舍人，參贊京湖、江西督視府事，定子親往周視新城，大犒諸軍，激厲守將。遷禮部侍郎，仍兼中書舍人，即軍中賜金帶。詔以督府事入奏，既至，帝勞問甚渥，特進一官，尋兼崇政殿說書兼直學士院。未幾，改侍講、權禮部尚書，升兼侍讀。入奏，言：「國無仁賢，無禮義，無政事，有類叔世。」帝竦然。尋兼直學士，修孝宗、寧宗《日曆》，書成上進，擢拜翰林學士、知制誥兼吏部尚書，升兼修國史、實錄院修撰，賜衣帶、鞍馬。乞召收李心傳卒成四朝志、傳。

時禮部尚書杜範、吏部侍郎李韶皆以伉直稱，或乞身求去，或臥家不出。定子言：「人主寄耳目者，臺諫也，補耳目之所不逮者，法從之論思，百官之輪對，則上必論君德之粹駁，次必言朝政之得失。舍是而使之但言常程，姑應故事，畏縮乎雷霆之威，阿徇乎宰執之好，遜避乎耳目之官，則凡論思等事，皆不必講矣。宜速返李韶以開不諱之門，勉起杜範以伸敢言之氣。」因乞歸田甚力。

進端明殿學士、簽書樞密院事，尋兼權參知政事。仍舊職，知福州、福建安撫，固辭，提舉洞霄宮。因請致仕，不許，改知潭州、湖南安撫大使，力辭，退居吳中，深衣大帶，

日以著述自娛。以資政殿學士轉一官致仕，卒，贈少保。

定子作同人書院於夾江，修長興學，創六先生祠，蓋以教化為先務。所著《存著齋文集》、《北門類稿》、《薇垣類稿》、《經說》、《紹熙講義》、《奏議》、《曆官表奏》行世。

高斯得

高斯得，字不妄，利州路提點刑獄、知沔州稼之子也。少從李坤臣學，坤臣瞽，斯得左右扶持之。中成都路轉運司試，補入太學。紹定二年舉進士，授利州路觀察推官。越二年，辟差四川茶馬幹辦公事。李心傳以著作佐郎領史事，即成都修《國朝會要》，辟為檢閱文字。端平二年九月，稼死事於沔，時大元兵屯沔，斯得日夜西嚮號泣。會其僮至自沔，知稼戰沒處，與斯得潛行至其地，遂得稼遺體，奉以歸，見者感泣。服除而哀傷不已，無意仕進。心傳方修四朝史，辟為史館檢閱，秩同秘閣校勘，蓋創員也。斯得分修光、寧二帝《紀》。尋遷史館校勘，又遷軍器監主簿兼史館校勘。

時丞相史嵩之柄國，斯得遇對，空臆盡言。冬雷，斯得應詔上封事，乞擇才並相，由是迕嵩之意。遷太常寺主簿，仍兼史館校勘。時斯得叔父定子以禮部尚書領史事，時人以為美談。會太學博士劉應起入對，拄嵩之，嵩之恚，使其黨言叔父兄子不可同朝，以斯得添差通判紹興府。淳祐二年，四朝《帝紀》書成，上之。嵩之妄加毀譽於理宗、濟王，改斯得所草《寧宗紀》末卷，斯得與史官杜範、王遂辨之。範報書亦有「姦人剿入邪說」之語，然書已登進矣。心傳藏斯得所草，題其末曰「前史官高某撰」而已。

逾年，添差通判台州。範既入相，召為太常博士，遷秘書郎。六年正月朔，日有食之，斯得應詔上封事，言：「大姦嗜權，巧營奪服，陛下奮獨斷而罷退之，是矣。諫憲之臣，交疏其惡，或請投之荒裔，或請勒之休致。陛下苟行其言，亦足昭示意向，渙釋群疑。乃一切寢而不宣，歷時既久，人言不置，然後黜勉傳諭，委曲誨姦，俾於襲絰之時，妄致掛冠之請，因降祠命，苟塞人言，又有姦人陰為之地。是以訛言並興，善類解體，謂聖意之難測，而大姦之必還，莽、卓、操、懿之禍，將有不忍言者。」時監察御史江萬里及它臺諫累疏論嵩之罪惡，竟不施行，第因嵩之致仕，予祠而已，故斯得封事首及之。

又言：「大臣貴乎以道事君，今乃獻替之義少而容悅之意多，知恥之念輕而患失之心重。內降當執奏，則不待下殿而已行；濫恩當裁抑，則不從中覆而遽命。嫉正而庇邪，喜同

而惡異，任術而詭道，樂媮而憚勞。陛下虛心委寄，所責者何事，而其應乃爾。」時范鍾獨當國，過失日章，故斯得及之。又言：「便嬖側媚之人，尤足為清明之累，腐夫巧讒而使傳幾搖，妖嬖外通而魁邪密主，陰奸伏蠱，互煽交攻，陛下之心至是其存者幾希矣。陛下之心，大化之本也。洗濯磨淬，思所以更之，乃徒立為虛言無實之名，而謂之更化，此天心之所以未當，大異之所以示儆也。」言尤切直，帝嘉納焉。

又言：「群臣厖雜，宮禁奇衺，黷貨外交，豈可坐視而不之問？顧乃並包兼容之意多，別邪辨正之慮淺，憂讒避謗之心重，直前邁往之志微，遂使眾臣爭衡，大權旁落，養成積輕之勢，以開窺覬之漸。設有不幸，變故乘之，上心一移，凶渠立至，使宗社有淪亡之憂，衣冠遭魚肉之禍，生靈罹塗炭之厄。當是時也，能潔身以去，其能逃萬世之清議乎？」於是群憸悚懼，或泣訴上前，或上章求去，合力排擯，斯得遂求補外。在告幾百餘日，於是差知嚴州，斯得三請乞祠，不許。嚴環山為郡，雖豐歲猶仰它州。夏旱，斯得蠲租發廩，招糴勸分，請於朝，得米萬石以振濟。

遷浙東提點刑獄，遂劾知處州趙善瀚、知台州沈暨等七人倚勢厲民，疏上，不報。改江西轉運判官，斯得具辭免，上奏曰：「臣劾奏趙善瀚等七人，未聞報可，固疑必有黨與營救，惑誤聖聽，今奉恩除，乃知中臣所料。善瀚者，侍御史周坦之婦翁也，贓吏之魁，錮於聖世，鄭清之與之有舊，復與州符。沈墅者，同簽書樞密院事史宅之妻黨也。祖宗以來，未有監司按吏一不施行者，壞法亂紀，未有甚此。臣身為使者，劾吏不行，反叨易節，若貪榮冒拜，則與世之頑頓無恥者何異？乞並臣鐫罷，以戒奉使無狀者。」章既上，坦自謂己任臺諫而反見攻，遍懇同列論斯得，同列難之，計急，自上章劾罷斯得新任，未幾，坦亦罷，七人竟罷去。

移湖南提點刑獄，薦通判潭州徐經孫等六人。攸縣富民陳衡老，以家丁糧食資強賊，劫殺平民。斯得至，有訴其事者，首吏受賕而左右之，衡老造庭，首吏拱立。斯得發其姦，械首吏下獄，群胥失色股栗。於是研鞫具得其狀，乃黥配首吏，具白朝省，追毀衡老官資，簿錄其家。會諸邑水災，衡老願出米五萬石振濟以贖罪。衡老婿吳自性，與衡老館客太學生馮煒等謀中傷斯得盜拆官櫝。斯得白於朝，復正其罪，出一篋書，具得自性等交通省部吏胥情狀，斯得並言於朝，下其事大府，索出賕銀六萬餘兩，黥配自性及省寺高鑄等二十餘人。初，自性厚賂宦者言於理宗曰：「斯得以緡錢百萬進，願易近地一節。」理宗曰：「高某硬漢，安得有是。」而斯得力求去，清之以書留之。又薦李晞顏等五人。

加直秘閣、湖南轉運判官，改尚右郎官，未至，改禮部郎中。上疏極論時事，改權左司，力辭，內批兼侍立修注官。言水災曰：「願陛下立罷新寺土木，速反迕旨諸臣，遏絕邪說，主張善良，謹重刑辟，愛惜士類，抑遠佞臣，絕其幹撓，則天意可回，和氣可召矣。」會斥左司徐霖，帝慮給事中趙汝騰爭逐霖事，乃徙汝騰翰林學士，汝騰聞命即去國。斯得言：「汝騰一世之望，宗老之重，飄然引去，陛下遂亦棄之有如弁髦，中外驚怪，將見賢者力爭不勝而去，小人踴躍增氣而來。陛下改紀僅數月，初意遽變，臣深惜之。」

時上封事言得失者眾，或者惡其讙譊，遂謂：「空言徒亂人聽，無補國事。」斯得因轉對，言：「諸臣之言，上則切劘聖主，下則砥礪大臣，內則摧壓姦邪，外則銷遏寇虐，顧以為無補於實政乎？空言之譏，好名之說，欲一網君子而盡去之，其言易入，其禍難言，此君子去留之機，國家安危之候，不可不深留聖慮者也。」監察御史蕭泰來論罷。

踰年，以直寶文閣知泉州，力辭，遷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。朝廷行自實田，斯得言：「按《史記》，秦始皇三十一年，令民自實田。主上臨御適三十一年，而異日書之史冊，自實之名正與秦同。」丞相謝方叔大媿，即為之罷。董槐入相，召為司農卿。程元鳳入相，改祕書監。丁大全入相，監察御史沈炎論斯得以閩漕交承錢物，下郡吏大府，榜死數人。先是，吳自性之獄，高鑄為首惡黥配廣州，捐資免行，至是為相府監奴，嗾炎發其端。京尹顧岩傅會其獄，安吉守何夢然奉行其事，陵鑠甚至，斯得不少挫，竟無所得。大全既謫，朝廷罪其委任非人，遂斬鑄。斯得既拜浙西提點刑獄之命，炎，浙西人，泣於上前，乞更之，移浙東提舉常平。命下，給事中章鑒繳還。斯得杜門不出，著《孝宗繫年要錄》。

彗星見，應詔上封事，曰：「陛下專任一相，虛心委之，果得其人，宜天心克享，災害不生。而庚申、己未之歲，大水為災，浙西之民死者數百千萬。連年旱暵，田野蕭條，物價翔躍，民命如線。今妖星突出，其變不小。若非大失人心，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。」封事之上也，似道匿不以聞。

度宗即位，召為秘書監，又論罷。復遷祕書監，屢辭不許，擢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、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講。進讀之時，每於天命去留之際，人心得失之因，前代治亂之故，祖宗基業之難，必反復陳之。兼權工部侍郎，遂兼同修國史、實錄院同修撰，仍兼侍講。進《高宗繫年要錄綱目》，帝善之。大元軍下襄陽，斯得疏論言事，最為切要，帝嘉納，遷工部侍郎。屢求補外，以顯文閣待制、知建寧府。

度宗崩，陳宜中入相，以權兵部尚書召。斯得痛國事之阽危，疏言誅姦臣以謝天下，開言路以回天心，聚人才以濟國事，旌節義以厲懦夫，竭財力以收散亡。忠憤激烈，指陳當時之事無所遺。擢翰林學士、知制誥兼侍讀，進端明殿學士、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，同提舉編修《敕令》及《經武要略》。大元兵下饒州，江萬里赴水死，事聞，贈太傅。斯得言贈恤之典，所當度越故常，以風厲天下，遂加贈太師。又言賞通判池州趙卯發死節太薄，乃加贈待制。

臺諫徐直方等四人論似道誤國之罪，乞安置嶺表，簿錄其家。丞相留夢炎庇護似道，止令散官居住，且謂簿錄擾及無辜。斯得謂：「散官則安置，追降官分司則居住，祖宗制也。」夢炎語塞。夢炎乘間直罷去平章事王鎡、監察御史俞浙，並罷斯得，於是宋亡矣。所著有《詩膚說》、《儀禮合抄》、《增損刊正杜佑通典》、《徽宗長編》、《孝宗繫係年要錄》、《恥堂文集》行世。

張忠恕

張忠恕，字行父，右僕射浚之孫。以祖任，監樓店務。入府幕，時韓侂胄權勢熏灼，嘗奪民間已許嫁女，夫家以告，忠恕白尹歸其父母，尹不能難。再調廣西轉運司主管文字，改通判沅州，主管京湖宣撫司機宜文字，知澧州。開禧末，入為籍田令。屬太廟鴟吻為雷雨壞，神主遷御，忠恕因輪對，請廣言路，通下情，寧宗嘉納。

嘉定五年，遷軍器丞，進太府丞。出知湖州。遷司農丞、知寧國府。夏旱，請於朝，得賜僧牒五十，米十萬七千餘石。常平使者欲均濟而勿勸糶，忠恕慮後無以濟，遂核戶口、計歲月，嚴戒諸邑，諭大家發蓋藏。所見寖異，以言去，主管冲佑觀。起知鄂州，改湖北轉運判官兼知鄂州。召為屯田郎官，丁內艱。免喪，入為戶部郎官。入對，極言邊事，其慮至遠。

理宗即位，忠恕移書史彌遠請取法孝宗，行三年喪，且曰：「孝宗始自踐祚，服勤子職凡二十有七年，今上自外邸入繼大統，未嘗躬一日定省之勞，欲報之德，視孝宗宜有加。」既而宰輔率百僚請太母同聽政，忠恕復貽書史彌遠，謂：「英宗以疾，仁、哲以幼，母后垂簾，有不容已，惟欽聖出於勉強，務從抑損。今吾君長矣，若姑援以請，此亦中策爾。」詔群臣集議廟制，忠恕謂：「九廟非古。若升先帝，則十世之廟昉於今日，於禮無稽。」

寶慶初，詔求直言，忠恕上封事，陳八事：

「一曰天人之應，捷於影響。自冬徂春，雷雪非時，西霅、東淮，狂悖洊興。客星為妖，太白見晝，正統所係，不宜諉之分野。

二曰人道莫先乎孝，送死尤為大事。孝宗朝衣朝冠，皆以大布，迨寧考以適孫承重，光宗雖有疾，未嘗不服喪宮中也。洎光宗上賓，權焰方張，莫有言者。去秋禮寺受成胥吏，未嘗以義折衷。慶元間，再期而祥，百僚始純服吉。今若甫經練祭，雖朝臣一帶之微，不復有凶吉之別，則是三年之喪降而為期，害理滋甚。況人主執喪於內，而群工之服無異常日，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。

三曰太母方卻垂簾之請，而慶壽前期，陛下吉服稱觴，播為詩什，此世俗之見，非所以表儀於天下也。

四曰陛下斬然在疚，大昏之期，固未暇問，然非豫講夙定，恐俚說乘間而入。臣所望於今日者，亦曰嚴取舍而正法度，廣詢謀而協公議爾。

五曰陛下於濟王之恩，自謂彌縫曲盡矣。然不留京師，徙之外郡，不擇牧守，混之民居，一夫奮呼，闔城風靡，尋雖弭患，莫副初心。謂當此時，亟下哀詔，痛自引咎，優崇恤典，選立嗣子，則陛下所以身處者，庶幾無憾，而造訛騰謗者，靡所致力。自始至今，率誤於含糊，而猶不此之思，臣所不解也。

六曰近世憸佞之徒，凡直言正論，率指為好名歸過；夫好名歸過，其自為者非也，若首萌逆億厭惡之心，則自今言者望風見疑，此危國之鴆毒。

七曰當今名流雖已褒顯，而搜羅未廣，遺才尚多。經明行修如柴中行、陳孔碩、楊簡，識高氣直如陳宓、徐僑、傅伯成，僉論所推：史筆如李心傳，何惜一官，不俾與聞。況邇來取人，以名節為矯激，以忠讜為迂疏，以介潔為不通，以寬厚為無用，以趣辦為強敏，以拱默為靖共，以迎合為適時，以操切為任事。是以正士不遇，小人見親。

八曰士習日異，民生益艱。第宅之麗，聲伎之美，服用之侈，饋遺之珍，向來宗戚、閹官猶或間見，今縉紳士大夫殆過之。公家之財，視為己物。薦舉、獄訟，軍伎、吏役、僧道、富民，凡可以得賄者，無不為也。至其避譏媒進，往往分獻厥餘。欲基本之不搖，

殆卻行而求前也。」

疏入，朝紳傳誦。始魏了翁嘗勉忠恕以「植立名節，無隤家聲」。及是歎曰：「忠獻有後矣！」真德秀聞之，更納交焉。

忠恕又因輪對，引以伯父杕告孝宗之語曰：「當求曉事之臣，不求辦事之臣；欲求伏節死義之臣，必求犯顏敢諫之臣。」語益剴切。忠恕自知不為時所容，力請外補，遂以直秘閣知贛州。抵郡才兩月，言者指為朋比，落職，降兩官，罷。紹定三年，復元官，進秩一等，提舉冲佑觀。卒，遷一官致仕。魏了翁嘗許忠恕「拳拳體國似浚，撥繁劑劇似其父杓，斂華就實則有志義理之學，嘗有聞乎杕之教矣。」

唐璘

唐璘，字伯玉，古田人。遊太學。嘉定十年舉進士，時臺臣李安行奏次對官不許論邊事，璘對策極詆之，曰：「吾始進，可壞於天子之庭乎？」調吳縣尉，有殺人於貨挾其舟亡者，有司求賊急，屠者自告吾兒實殺之，兒亦自誣伏。璘問：「舟安在？錢何用？」其辭差，為緩之，果得賊太湖，與舟俱至，舉縣感服。縣有勢家治圃，將鑿渠通舟，繆言古有渠，常平使者主之。璘視乾道故籍，則誠民田也，力爭，迕使者意，移監縣稅。璘遂以直聞。調瑞州學教授，用白鹿洞教法，崇禮讓，後文藝，士翕然知嚮。監行在榷貨務門。

辟淮東運司催轄綱運官。屬出師楚州，盡瘁焉。捷聞，以金人據淮陰，欲乘勢取之。璘言：「捷奏多誇，詎得信乎？須聚兵二十萬，日費米斛餘五千，緡錢餘二萬，調夫幾萬人，僅能使賊全師北去。今出沒漣、海，謀結北邊，政欲迭出撓我，憂方大爾。淮陰緊壘與楚城等，濠之廣又過之，我士疲丁困，可一拔得乎？恢復，美名也，而賈實禍，僕竊危之。」不聽，制司恥楚城之捷自趙范與葵出，議贖淮陰二城為功。洎聞金變，即轉攻之，我師死傷者六萬，璘在兵間憤之，著《讜論》，直書其事上之。知晉陵縣，鄰州田訟，至有泣訴諸使願送晉陵可否者。制置使陳韡留守建康，辟為通判，舉府事以聽。

監六部門，擢監察御史，臺吏且至，璘皇駭趨避不敢詣闕。母曰：「人言此官好，汝何得憂乎？」璘曰：「此官須為朝廷爭是非，一咈上意或迕權貴，恐重為大人累，何得不憂？」母曰：「而第盡言，吾有而兄在，忽憂。」璘拜謝，入就職。

故事，御史惟常服拜下，有論奏繳進，至是獨召對緝熙殿，令服窄衫面讀。首疏奏：「天變而至於怒，民怨而幾於離，海宇將傾，天下有不可勝諱之慮。陛下謂此何時，縱欲累德，文過飾非，疏遠正人，狎昵戚宦，濁亂朝政，自取覆亡。宰相用時文之才為經世之具，不顧民命，輕挑兵端，不度事宜，頓空國帑。委政厥子，內交商人，賄塗大開，小雅盡廢。瑣瑣嫺婬，敢預邪謀，視國事如俳優，以神器為奇貨，都人側目，朝士痛心。盍正無將之誅，以著不忠之戒。崔與之操行類楊綰，雖修途莫景，力不逮心，而命下之日，聞者興起。喬行簡頗識大體，朝望稍孚，而除授偏私，事多遺忘。宜擇家相，贊宗子，輔民物，以慰父母之望，毋使天變寖極，人心愈離也。」上為改容。又請號召土豪，經理荊、襄，亟擇帥臣，安集淮西，帝嘉納；至問邊事甚悉。

璘感激知遇，自是彈擊無所避，再疏：「鄭清之妄庸誤國，乞褫職罷祠。其子士昌，招權納賄，拔庸將為統帥，起贓吏為守臣，乞削籍廢棄。鄭性之懦而多私，黨庇奸庸，臣受其改官舉狀，嘗蒙薦之陛下，國事至此，不敢顧私。李鳴復甘心諂鄭損，得薦入朝，適清之議張天綱之獄，迎合從輕，遂擢臺端。會趙汝夫遣史寅午囑清之父子，鳴復又結寅午得登政府。」會杜範亦論鳴復，不行，而範去，璘遂力丐外，疏七上，授廣西運判，改知嘉興府，尋改江東運判。

時邊事急，置四察訪使，就詔璘分建康、太平、池州、江西。璘揭榜馬前，諮所部以利害，又戒土豪團結漁業水手、茶鹽舟夫、蘆丁，悉備燎舟之具，人人思奮。即選將總二州兵舟以耀敵，檄當塗宿設戰具，防采石，撥和糴續生券，且奏損總領所錢二十萬緡助江防，軍聲大振。

尋升直華文閣、知廣州、廣東經略安撫使。梅州寇作，璘示以威信，寇尋息。江淮旱，議下廣右和糴，璘言：「公家赤立，糴本無所辦，終恐日取於民，非臣不敢撥本，召釁重朝廷多事之憂。」明年上章乞致仕，帝思見之，亟命入奏，擢太常少卿。尋丁內艱，璘居喪哀毀不食，久之疾革，卒。

璘立臺僅百日，世謂再見唐介，至切劘上躬，盡言無隱，帝益嚴憚之。居官大節，則母教之助為多。

論曰：觀高定子在西陲，政業著聞矣。斯得屢起而屢仆於權臣之手，及其再起，宋事已非。張忠恕論濟邸事，有父祖風焉。唐璘者，亦可謂古之遺直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